

澳華新文苑

第1115期

油畫裡的大地

——張仲衡大地系列油畫之一——

以為你平常得任由描述 可以是碧野無垠，芳草連天 可以是荒原無際，寸草難尋

想讀你，你卻 半是山高峻冷，遠處天際 半是火烈欲出，忽現山間 你退卻了我走近你的步履 你擱淺了我閱覽你的向往

我回望，你卻

以女子的坐姿依偎著高山 你手撫的臉龐隱匿著曾經的嫵媚 你湛藍的襪裝顯現著注目的貴氣 此刻，你終於卸下了凡塵的疲憊

再眺望，你卻 攬下一片梵高的天空色彩塗抹在山巒 揮取一抹最美的向日葵點綴於山間 你將藝術鑲嵌在自然裡 你將人性透視於藝術中



張仲衡油畫《大地》系列之一。

且莫問我作品的畫意 我未曾走近，也無能企及 如此抽象藝術，這般深邃思想 豈是我能讀懂

我想走進你畫裡的世界

——寫在夏兒油畫咖啡傍晚——

我想走進你畫裡的世界 只為世外般的風景 只為臆想中的神祕

我好奇你浮動的街陌 我驚訝你搖曳著的咖啡屋 置身於一個晃動的世界 人們何以淡定咖啡 小鎮何以魅力依舊

你一張張花，一株株樹

終日風情在多姿的幾何形狀裡 無論季節 你被流星劃過的路面 始終斑斕在變量的函數曲線上 無論晝夜

你是如此的三生有幸 我猜，必是上帝打翻的調色板 遺落在你世外的小鎮 才會錯落有致地灑灑在每一處



夏兒油畫《咖啡傍晚》

才會呈現如此繽紛的童話色彩

倘若我可在於此生活 渴世還剩幾分可留戀

我的散文創作小結

胡少璋

1989年12月初，我跨過羅湖橋定居香港，到香港後均是當編輯。在工作之餘的時間裡，除了應付一些專欄小方塊文章之外，我大多是寫散文。1991年我寫的散文《香港的風》獲《人民日報》等全國及海外“共愛中華”徵文比賽金牌獎。之後，我更加堅定、更加專注地去寫散文了。

2009年底，我寫的《香港的腦和手》一文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我散文創作了數十年，時至今日，也應當對寫作的經歷和體會向讀者作一番簡要的彙報和小結。

散文創作眾說紛紜，有許多人以為寫散文最容易，反正散文顧名思義即散散之文，隨便怎麼寫都可以。有此認識者，其實只是散文寫作的初哥。但有人卻以為散文最難寫，其言對矣！恰巧的是鄉愁大詩人余光中生前已應證了這種說法，他說：“一切文學類別中，最難得最難逃不過明眼讀者的是散文。”因為，它是形散而神不散，怎麼才能在文中將“神”說明白，傳遞給讀者，如果沒有具備“神”來之筆和傳“神”之腦是不興的。故而曰最難矣，這是說明他的散文創作已進入了散文的殿堂，已從傳“神”到傳“美”，而達至美的傳遞和美的感染。

散文者，有人必有事，人和事可以簡單也可以複雜，甚至波瀾起伏。這要根據文章的需要。十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散文《東京追櫻花》，文中有一則動人的故事：韓國一教授赴日本講學，不幸空難身亡。日本早稻田大學一教授赴韓國講學，遇及身亡之教授的妻女，他倆一見鐘情，即結婚又即攜帶母女回東京。

文中的故事只能簡約地、粗略地概述，並沒有細致地鋪展、描寫、抒發。如果這一內容擴大開來，可以寫一部小說或改編為一部長篇的電視連續劇。這是因為散文篇幅所限，也可以說是散文的特點和局限。這篇文章在香港發表之後，又在好幾家報刊上刊出。

寫散文雖然特別講究語言文字，也就是煉字、煉意，還要注意其寫作的要素，如：景、情、理、人、節等。如果有必要還要加一個“題”字，也就是題目，能使題目更富於詩意，對讀者的吸引力就會更大。如朱自清的《背影》、《匆匆》、《綠》等。一看題目，讀者就會想知道是誰的背影？作者為什麼匆匆？作者又在贊頌生命之綠嗎？寫散文我不是很講究題目的，如寫尼加拉大瀑布就用：她洗滌了人的靈魂。又如寫臥龍崗就用：她提升了你生命的價值。文中道出一個獨特的比喻：美景就像一根探針，當一個人在美景面前時，不知不覺地被她所陶醉，被她的美所迷，迷到痴時，這根針就不知不覺地插進了你的生命的肌體，她好像給你注入了什麼“美”液似的。此語獲得讀者和編輯欣賞、贊揚。理者，我以為是作者根據文章的需要，要給讀者傳遞哲理，而告知別人某道理不是用說教，應該以該篇的內文去完成。節者，我以為應指情節、節奏，極致起伏波瀾。那麼，寫散文是否都要用上這些要素呢？非也，其主要是根據文章的需要和作者的取決。

至於，寫散文要用什麼藝術手法，凡是文學創作所使用的手法，根據文章的需要選擇使用即可。散文發展到當下，除了文學創作所用的藝術手法之外，還可以運用想像、神話、科幻等。我寫的一篇《她淨化了你的心靈的塵霾》，文內寫了一個夢幻的故事。即是：孫悟空護送唐僧到達西天後，翻身衝天飛奔而去，一下子飛到了南半球，落在一塊大岩石上，他興奮著狂地提起如意金箍棒往腳下一捅，捅出一個大洞，“轟”的一聲，一根水柱把他噴上

天空，他站在彩虹上俯瞰四周……這樣寫不但增添了趣味性，而且還可以借孫猴子之眼去觀察環境，節省了許多描寫景物的筆墨。

寫散文除了以上所說的注重要素和寫作手法之外，最重要的是“構思”。構思者，思構也。寫文章也蓋房子一樣，要先設計一張藍圖而後才動工蓋房。思考的範圍應包括突出主題、選材布局、結構形式等，也就是所有寫散文的要素、環節都要考慮清楚才動筆。構思難而動筆快矣。

我的《東京追櫻花》，讀者贊賞說作者在構思上下了功夫。我自己也意識到我是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的。

2015年3月，我到澳大利亞定居。2021年6月，我在悉尼出版了《胡少璋散文選》，此書內集有八十多篇散文，得到香港及澳洲方家的評析和指正。

香港大作家張詩劍為此書寫了序言《動腦揮手寫美文》，指出：“散文描寫奇景奇事，啟迪世人智慧，寓道於文，彰顯正氣，充滿家國情懷。”著名小說家《雲花夢》作者陳娟特寫了《平實見奇啟迪人生》一文，指出：“少璋的散文，質樸耐讀，自由揮灑，行雲流水，讀後增強知識，明白事理，開闊視野，更新思維。”香港書評家協會榮譽會長徐國強特寫了《樸素無華意蘊無窮》一文，指出：“少璋兄的這本散文集，保持了他一貫的散文風格，既樸實無華，自然樂觀，於平淡處，把對自然環境、對人文歷史、對風土民俗等的體悟描寫得淋漓盡致，並時時有所反思，提出真知灼見，給人們以美的閱讀和人生的啟迪。”

澳大利亞大評論家何與懷博士特為《胡少璋散文選》寫了六千多字的評析文章《我讀胡少璋》指出：“的確，胡少璋是用腦和手揮灑文字。他的文字真誠自然，樸素平實，篇章構思精巧獨特，講究意境的營造，而且大都立意於人本精神，發人深省。”

澳大利亞中文作家協會會長崖青特為本書寫了《真情感人文采斐然》一文，指出：“胡先生的散文沒有做作，沒有虛假，沒有無病呻吟，他的散文不但表明他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而且他的性情坦誠真率，從描寫、感受到表達都是靈動色彩的自然流露，足以給明眼讀者以充實而細膩的藝術享受。……特別是首篇《東京追櫻花》，那文字、人物和情感、意境的美，讀後有心靈被洗滌的感動，愛不釋手。”

澳洲作家阮惠珍寫了《不負韶華舞流年》一文，專門對《東京追櫻花》進行了評析。文章最後指出：文章結尾，一句反問，令人叫絕！“人若不珍惜青春，其生命又有什麼意義呢？”……讓生命的價值不斷升華！像櫻花那樣：堅定執著，深情守望，不負花期，燦爛綻放！

澳洲作家池青柳在《胡少璋散文選》新書發布會上宣讀了題為《文美精巧意遠》的評語，對整本書進行評述，他指出：“打開《胡少璋散文選》一股清新之風撲面而來，無論敘寫，無論居家，抑或敘事，抑或狀物，他總先施之以情，而後鋪彩繪文，升發立意，讓讀者靈魂振盪，乃至服了一劑猛藥，被人醍醐灌頂。尤其是他寫的遊記，文字優美，意蘊深遠，立意不俗，藝術性思想性並臻完美，很值得細細咀嚼，品味。”

本文是以我自己的作品為例來小結我數十年來創作散文的經驗及看法、見解。文中的不周全以及不妥之處，敬請同行好友及專家批評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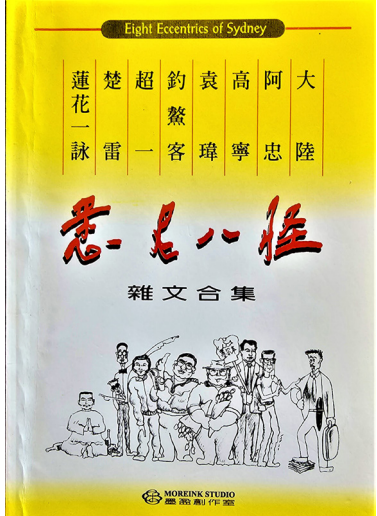
《毛澤東的政變：文革簡史》英文版出版

發生在1966年至1976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人類罪行。其範圍之大、卷入的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都大大超過希特勒對猶人的迫害以及斯大林的“大清洗”。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阻撓、限制、打壓，文革研究卻在中國成為禁區。在世界範圍內也相當缺乏應有的瞭解，小說、電影更是少得可憐。這與其在世界歷史上應該佔有的地位嚴重不符。

文革簡史終於出版，並在亞馬遜上開始出售，填補了這個空白。和為數不多、篇幅很大的文革史不同，作者以極為簡潔的文字，向我們概述了這場所謂“革命”的來龍去脈：它是怎麼發生的？源自哪裏？毛是如何以武力為後盾，以“反修防修”為旗號，以“群眾運動”為掩護，策劃和推進這場隱形的政變的？毛發動文革真實的目的究竟是什麼？等等，可以讓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較為深入地理解這場反人類運動的梗概與實質。（謝陽秋供稿。）



《毛澤東的政變：文革簡史》英文版封面



《悉尼八怪》封面

一九七八年聖誕節前，在印尼“丹容比娜”難民營，愚夫婦帶領著四位未成年子女(長女隨外公外婆登記前往美國)接受澳洲移民官審查訪談時，那位嚴肅的洋大人透過傳譯員問我，為何要選擇到澳洲定居？

我有些緊張地指著身旁兒女們，堅定地回答，是為了讓他們到澳洲接受最好的教育，將來做澳洲的好公民。傳譯員轉達了我的話後，洋大人頭也不抬地在公文上快速書寫，然後站起來伸手與我相握，恭喜我一家被接納前往澳洲了。

剎那間我手足無措，極難相信終能如願以償，那麼簡單的一句回答，便能過關？上天真是厚待我們呢，其實，是澳洲移民官仁慈，我家才能順利前往一無所知的那塊廣袤新天地重生。

兩個月後，我們被安排轉到雅加達，再過十天的一個晚上，大巴士來到臨居中心將我們百多位難民載去機場，登上了澳航飛機。翌晨微曦初露，飛機安全降落在墨爾本機場了。

那天恰巧是星期日，在冷風拂面寒氣迫人的三月初秋時節，大巴士在無人公路上慢慢開著。兒女們好奇地往車窗外張望，都在尋找袋鼠。見到如此荒涼的地方，難禁驚慌，滿以為剛逃脫了被越共極權奴役、慶幸終於脫險來到自由民主的澳洲，竟是要被送去農村開墾？

一路心驚膽跳胡思亂想也不知過了多久，大巴士來到了史賓威市的移民接待中心；在可容千人的大食堂，先享受了生平最美的一頓西式午餐。然後被分配到三房的宿舍。接下來的日子，總彷彿是在做美夢般恍惚。

孩子們都有專車接送去學校，成人就在接待中心學習英語。兩星期後，使我們驚喜萬分的是，抵達當日由社工指示開設零存款銀行戶口，竟說存下了一百餘元？是已扣除了住食開支後的盈餘，獲告知那是「福利金」，也可說是失業津貼。

我到中心內銀行支取了二十元，即往市區買回了久違的香蕉、葡萄、蘋果和餅乾。看到孩子們狼吞虎嚥的食相，真是百感交集啊！才被越共統治幾年，原居地已百業凋零，市面蕭條，貨物奇缺。所謂人民當家作主，我們這些真正的蟻民，竟連蘋果、葡萄等水果也再難品嚐。如此「當家作主」，人民無非都成了雙相奴隸。

真正的社會主義天堂，竟然是澳洲這塊和平寧靜的新天地；沒有鬥爭沒有壓迫，人民豐衣足食，平等，和諧共處，生命財產都有法律保障。不會動不動就戴上帽子，被送去美其名曰「新經濟區」接受所謂新生活，實際是勞動改造。

我們誤打誤闖，怒海餘生，竟然來到了世外桃源。那晚，孩子們睡著時臉上都掛著幸福的笑意，我自己甚至在夢中也開心地笑個不停。一切的苦難都過去了，我們到了人間淨土，這個新鄉的人民及政府如此厚待我們，此恩此德，怎生回報呢？

完成六周基本移民英語課程後，我即時和一班同學前往尋工，沒幾天便被一家汽車零件工廠Rapco，聘為流水線的機器操作員。太太不久也找到了私人養老院的工作。子女按年齡被分配到不同的班級就讀，一家人開始了真正的新生活。

困境中的含淚幽默

澳華留學生雜文奇葩《悉尼八怪》

何與懷

關於澳華留學生文學作品中的性愛情欲，其中一些作品見諸於上世紀的1998年悉尼文壇出現一本科說集，書名甚為悲催：“她們沒有愛情”，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千波、畢熙燕、小雨、凌之、施國英、王世彥、西貝、林達、莫夢）的作品。之前三年，還有另一本書，為悉尼墨盈創作室於1995年12月出版，是雜文集，書名也很搶人眼球：“悉尼八怪”，出於八位男作家的手筆。於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說，當然這不過是戲謔而已。所謂“悉尼八怪”是悉尼的大陸、阿忠、袁璋、楚雷、鈞繁客（沈欣）、超一（趙川）、蓮花一詠，以及墨爾本的高寧，一共八位作家。《悉尼八怪：雜文合集》選收了他們撰寫的七十二篇雜文。

《悉尼八怪》一書中，七十二篇雜文篇篇幾乎都是痛快的宣泄。

例如，楚雷記敘“中國製造”的困擾。他也在做小店買賣，說咱這開店的，最怕碰上兩種人，一種是老愛問你是從哪來的，你告訴他是中國的，他馬上瞪一鼻子，“你的貨肯定是Made in China”，扭扭屁股走了，還會把旁邊的客一齊帶走。走，怎麼不走？你想想，人家千山萬水，一輩子可能也就這麼一回，打老遠來了，買個Made in China的回家去，親戚們蹙著眉：“喂，你到底是去中國還是澳洲？”……

被“中國製造”困擾的楚雷，有時不知怎麼地竟想到老毛，想到老毛製造的是“精神原子彈”。在另一篇雜文，他說：

有一點史者是冤屈老毛的，老毛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人太多了，這世界擺不平。所以他英明斷斷：死幾千萬沒所謂，放原子彈沒所謂。原子彈老不過來，只好不斷地製造精神原子彈，進行效果影響的各種運動，用最原始最直接的辦法控制增殖，所以在他的年代的人都說：“能活下來真不容易。”而死了的就死去了。

超一立足於討論在不同的生活境況之中究竟應該笑還是不笑。按照現在的時尚，他開始攻擊中國人。中國人就是活得很辛苦，明顯缺乏幽默感，明顯壓抑自己和別人的笑神經。超一這樣寫下來：中國有過一部電影，內容忘了，但記得名字——《笑比哭好》。以前住在墨爾本的利其門區，同住的有位姓冷的先生，整日在陽台上守望郵差等待老婆兒子的來信。我家的陽台幾乎成了他的“望信崖”，生活、心情十分感苦。我勸他說：“冷先生，笑比哭好。”“笑什麼？”他問。半年後他卷鋪蓋回家了。按照我們以前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結果應該是：冷先生的笑神經是被當時艱辛的現實殘酷地拔掉了。這事情超二不會明白，他太年輕。但是不是生活環境改變了，人就會多些笑容呢？是的，但不包括缺乏幽默感的人，當然也不包括史泰龍。

超一繼續寫道：有些人不可救藥地缺乏幽默感，喪失面笑筋，比如超二老婆。電台裡的人說：人活著的時候要在紅色交通燈前等去許多時間，不高興。人死了，送葬的時候則可以不必要擔心交通規則，可以穿紅燈而過，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時應該讓死者快樂，不再浪費他的時間。超二聽了笑得前仰後合，“真逗，死都死了，還快樂個屁。”超二老婆則像個拙劣的文學評論

上面這段回顧，轉瞬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年三月十五日，是我們到達澳洲四十四週年的難忘日子。二十四年前，參加小兒子明仁大學畢業典禮後，我撰寫了一篇「諾言」的散文，告訴當年在印尼難民營審核我們的澳洲移民官，當初我接受訪談隨口而出的諾許：「要讓兒女們到澳洲接受最好的教育」，我完全實現了這個諾言啦！可惜再無緣見到那位仁慈的長官，當面向他衷心說一聲謝辭。

二子明山考到了大專會計師文憑；三子明哲是墨大的電腦工程榮譽學士，再考取了雪梨大學的工商碩士學位(MBA)；女兒商專畢業；小兒子明仁在墨大拿到商科學位。四兒妹完全是澳洲培訓出來的優秀人才，各自在工、商界打拼，成為澳洲的良好公民。

難得的是，他們都以澳洲人自居，以做澳洲人為榮。當然，他們身上不像我，背負了「中華文化」的大包袱，因而如魚得水般很快就融入了主流社會。

當年小兒子帶著新婚的太太前往廣東佛山大學，應聘為英語老師。那口澳洲口音地地道道，留學英國大學的校長說，在電話傾談中根本不知道被教聘者是華裔。回澳後，兒子講起廣東話也比以前流暢，連普通話也略識了點了。談起話來，都是我們澳洲如何如何，看來新鄉早已是他們的故鄉了。

深受中華文化薰陶的我，雖一時三刻未能如孩子們那麼快速融入澳洲。幾十年來也以禿筆(十七、八年前改以敲鍵盤)撰述關心居留地社會，呼籲積極參政及批評極權苛政的文章。也大力呼籲慶祝澳洲國慶，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為兩岸的十月慶典大事張羅。對不論來此居住已久多的部份華裔及僑領們還年年在盛夏二月去慶祝「春節」，在明媚的九月仲春時節卻在舉行「中秋聯歡」，對如此無視留國季節時序者很不以為然。

這些點滴，無非是為回報澳洲收容之大恩。我們呼吸著新鄉的清新空氣，飲用著墨爾本優質自來水，享受著美好社會的公共措施，子女們受著新鄉的培訓成才。我們的孩子孫孫，也將在這新天地綿延下去，不但生於斯也將死於斯。來此定居，冒險投奔怒海到此尋求自由、民主的新生活，新鄉居住日久，自自然然就成為了我們的故鄉啦！

澳洲的好處，不必多說。只看澳洲人的寬容，公民素質優良，社會安寧，幼有所養老有所終；人人平等，享受自由，擁有民主政制，真正地是當家作主；生命、財產有保障，博愛之心及於所有飛禽走獸，這些就夠迷人。書上所描寫的「桃花源」，經文上所講的「淨土」，澳洲這塊美麗的大地便是了。

澳洲不但我們的新鄉，也是我們的故鄉。與這片美麗的新天地接觸後，立被深深的吸引，也深情地愛上了她。良禽擇木而棲，好木就是良禽的家；日久新鄉猶吾鄉，其實、新鄉如好，就是我們永遠的故鄉了啊！

澳大利亞讓前來觀光的遊客們迷戀，每年引誘著一百五十萬世界各國人民申請移民(移民配額今年增到四十萬人，明年三十二萬，是為追補新冠疫苗那幾年的零移民)。有幸能定居在這片新大地，我們一家早已視之為故鄉了；愛鄉愛澳洲之情時時自然流露，無非慶幸，無非感恩。新鄉即故鄉，故鄉與新鄉早沒了界線，也早融而為一了。(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修正於墨爾本仲冬。)

家一樣，一本正經地說：“你老，電台不能亂說，要負社會責任。”我說：“二，你老婆很嚴肅。”超二說：“她是怕死人高興了笑出聲來，嚇壞別人。”

蓮花一詠則依然記得他的佛教大師的教誨，並嘗試以此大智面對1989年後在澳洲生活的種種挑戰。他說他“身無長物”。有朋友到他家來玩，誇獎他客廳布置得雅致，他說這裡的一切都是房東的，他一無所有。他說：

面對空空的四壁，面對空蕩蕩的房間，我有一種奇特喜愉清心的感覺，我喜歡這一切，對於我來說空就是擁有，空是一切。他們問我從哪裡讀來的那麼多知識，是否可以透露一點秘密，我指指藍天，說：“每天我看雲彩從頭頂飄過，覺得這是人間最大的學問，那裡面有無窮無盡的知識，你可以回憶過去，思考將來的生活，觀空是最真實的學習，如果你們能每天看上十五分鐘，你們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啟示。”

蓮花一詠引東坡詩句自許：兩袖清風無事掛，一蓑煙雨任平生。自覺無牽無掛，身無長物，大徹大悟……

高寧站在哲學的高度發泄對世間不公的憤憤不平。他指出：世界之精彩，就在於芸芸眾生在這碩大的賭盤上紛繁、嘈雜、聲嘶力竭地吶喊、爭執、搏命、嘶殺，此時生命的哲學濃縮於生存、攫取、滿足欲望的謀略之中。君不見這個世間，視殺人十個八個者為凶犯、劊子手，而殺十萬百萬，卻是遭受普羅大眾頂禮膜拜的征服者、星宿、神聖麼？想活命，要吃飯，就得去殺，去搶，去奸，男的盜，女的娼。只是在科學昌明的時代，是用文明、雅致掩飾蠻荒和殘暴，用鮮花遮蓋血跡罷了。

高寧責難宗教：不知何時，教人施善的宗教也成了有罪人靈魂的避難所。無良者在瞞天過海獲取不義之財後，擲出一筆小數額錢財，用作修善教堂廟宇或募捐慈善機構之用，也會被上帝的僕人視為虔誠的信徒，而將其名字刻上聖殿的神壁，留芳百世。為死後進入天堂，行善圖個好的報應，混入教徒行列之輩，他們的原始動機竟從未受到過絲毫的懷疑。

高寧嘆息，說：我們哲學史的浩著，而生活並不需要哲學，於是我們只能負起莫名其妙的歷史重荷。倒是借感覺生活，無所顧忌地奢用生命資源者，正徹底地享受著淺薄但不沉重的快感。在並不健全的社會形態裡，追求所謂道德的崇高和人格的完善，無異於讓精神走上火爐承受煎烤，把靈魂擱置於神龕祭奠。人類或許就是在這種墮落裡經歷涅槃，或許就是在這種墮落裡走向毀滅。但這無疑是鮮活的人類。於是高寧對他的同胞作出“鼓勵”：

人呵，不要羞澀，不要矜持，不必顧忌靈魂和肉體是上天還是下地默。生時不須哭，死時不須哭。無論男人或女人，都去做你自己。生命就是這麼度過，歲月總是蹉跎的。

鈞繁客用古文思辯的方式來描寫今天的現狀——從“兼愛”到“同居”到“苟合”，講得頭頭是道。他發現，墨子的形像，比造鋸子的魯班高大全。可惜這樣的好人，他的學問失傳，是很讓人痛苦的，他鈞繁客專人就常為之闍樓短嘆，市井長吁。而來到澳洲後，眼前一亮，驚嘆：寡人何等的鼠輩，目光短淺一至此！原來：

四、五萬同胞之中，墨子的信徒滔滔皆是，云何失傳？遠離故土，隻身居此；天高皇帝遠，大人安在哉？無父無君，是自然的；無夫無妻，無兒無女，何以解憂？惟有“兼愛”。愛一個，是獨愛；愛兩個、三個，有大愛心者，更可以多多益善，一發不可收。加之與眾不同者甚眾，曾經“黑過”，或者接近“黑”的人們，焉可以不“近墨”。於是乎墨子之說興矣，兼愛之風大矣。(未完)